

目 录

遇敌巧布迷魂阵	谢德金 (1)
“神兵”攻打绥阳场	王鉴和 (4)
剿匪琐忆	余仁火 (9)
保卫凤冈县城	才 中 (14)
回忆凤冈县的土地改革运动	胡汉中 (17)
民文队来凤冈前后	谢德金 令狐荣江 (22)
明溪村的来历	
——忆洞子溪反霸斗争	傅树樵 (26)
凤冈的暴雨和夏旱	全开进 (29)
凤冈县自然灾害纪实	全开进 (33)
凤泉官立两等学校	干国禄 (50)
民国时期的凤冈中学	王宪纲 (54)
凤、湄、绥三县联立师范学校	胡有敬 (62)
揭开“鬼”的秘密	肖大义 (65)
当机立断	
——忆杨文彦捕黄国定	肖大义 (67)
蜂岩纵火案	蒋建民 (69)

回忆琊川锅驼机站·····	杨茂林(71)
回忆凤冈县广播站·····	陈师仲(76)
《龙泉》文艺报简介·····	任明华(83)
凤冈历史拾零(一)·····	张耀裕(85)
四十年代的一场霍乱症·····	石 林(89)
郎云程在凤泉禁烟·····	苏正强(91)
胡玉琨其人其事·····	肖大义(95)
《新声月刊》的两幅漫画·····	杨茂林(97)
凤冈县解放前夕的乡、镇、保·····	陈师仲(99)
胡有猷烈士二三事·····	孙定朝(100)
民国时期凤冈县社团、宗教简介·····	张耀裕(102)
红军在偏刀水①的革命活动·····	张耀裕(104)
散存在农村的几首抗日诗·····	孙定朝(107)

附录:

任正隆造反·····	于国祿(111)
凤冈草场资源·····	陈德明 余仁火(113)
“夜郎古甸”书石人物考·····	张耀裕(116)
凤冈中药材简介·····	余仁火(120)
龙井·····	张耀裕(122)

县政协召开第二次

文史资料工作会议·····	文史办公室(125)
---------------	------------

遇敌巧布迷魂阵

谢德金

一九五〇年春末夏初，凤冈县土匪四起，到处袭击我区、乡人民政府，抓捕地方工作人员，遇难的同志不少，其中有我们遵义地区革命干部学校第一期毕业分来凤冈县的学员曾治平、胡泽、黎功荣等同志被杀害，胡嘉同志身受重伤致残。这时，在永安乡征粮工作组的有西进干部陈光辉、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商凤鸣、遵义干校的娄恒良、王先佑、金武忠、雷开治、谢德金等七位同志。

这年四月六日拂晓，我接到官田乡征粮工作组王兴汉同志托人捎来的便条，得知头天他们官田乡遭土匪袭击，副乡长徐有维当场牺牲。我们分析，认为永安随时有被敌人突袭的危险，鉴于乡里无力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七个人，只有两支步枪，一支左轮手枪，子弹又不多，决定暂时撤到邻县马山区去。

我们在马山住了好几天，仍天天下乡帮助该区征粮，发动群众。马山区的领导和驻军首长动员我们就在那里工作。我们说：“我们是凤冈县绥阳区人民政府的工作队员，也要下乡征粮。”要求他们派人送我们回绥阳场。他们见我们归心甚

切，但又派不出军队护送，便叫一个群众给我们带路。临行时，一再叮嘱我们：“要提高警惕，路上多加小心。遇到情况，要胆大心细，团结战斗。”这样，我们便亲切地和他们握手告别了。

四月十二日这天，天气晴朗，我们从马山出发，沿着山间小道，朝着日夜思归的绥阳场急行。当我们走到新岗乡的洗溪沟里，离前面碾房大约百来公尺远的地方，在右下方发现一人抱着枪，坐在河沟上一块田边的草竿树下打瞌睡。这时，陈光辉便举枪射击。枪响后，那个人随即翻身下河，挨河坎颠颠跛跛地向碾房奔去。他一边跑，一边叫：“解放军来啦！解放军来啦！”此时，在我们前面转弯不到十米，隔着一道石墩的窝穴里，有四个敌人在赌钱。他们听见枪响，便探出头来窥视，恰好和我们迎面相对。有个戴无遮阳帽的家伙，企图率众向我们扑来。此时，我们知道已经走入土匪的巢穴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商凤鸣同志立即拉开枪栓，朝他开火。敌人眼见头戴五角星军帽、身穿解放军军装的老商和陈光辉，认为是解放军来打他们了，不要命地捞起枪就往山上跑。趁敌不备，我们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四处逃窜。就在这个时候，陈光辉同志的枪卡壳了，只剩下商凤鸣同志唯一的一支枪了。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老商极为沉着、冷静，他机智地高声喊道：“一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随我攻打中路”。只见他勇敢地忽而向前，忽而向左、向右射击。我们几人则向敌人大喊：“缴枪不杀！”洗溪沟左右两山的敌人真以为解放军来偷袭他们了，闻声丧胆，四处躲藏。老商仔细观察了两山和前后的地形后，对我们说：“不能往前走了，赶快退出沟去，朝右面山上撤，你们先撤，我在后佯攻、掩护。我们按照他的意见行动。刚

退出沟，就听见敌人的口哨声、军号声、嘶喊声、以及各式各样的枪声汇成一片。我们从回龙寺街背后迈步经漏沙、到悬洞岩（二台）山上。当我们八人登上山以后，看见敌人一大群，约有一百多个，在呜嗟呐喊地朝我们来的方向追去，噼噼啪啪地乱放枪。这时，我们大家坐在密密的树荫底下，笑谈敌人似惊弓之鸟，如老鼠怕猫一样怕解放军！老商风趣地说：“他们在放鞭炮欢送我们呀！庆祝我们胜利！”我们在山上休息了片刻，便又揩起背包，平平安安地回到了绥阳场。区政委范连珠、区长宗万军、工作队长张赤峰等领导和同志们见了我们安全归来，象亲人一样，端茶递水，问长问短，久久地欢聚在一起。这天夜里，区里还特地为我们做了一顿美餐，以资慰问。

事后听说，这天，土匪头子、新岗乡伪乡长安有仁正躺在碾房里睡大觉。他听见枪响，说是解放军来了，吓得魂飞魄散，急忙爬起来，光着脚，拼命地往外逃窜。等他清醒过来，叫号兵吹号指挥追击时，我们已安然无恙地脱离了虎口。没过好久，安有仁就被我人民政府捕获枪决了。

“神兵”攻打绥阳场

王 鉴 和

绥阳场，凤冈县三大场镇之一，是绥阳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凤冈县城二十一公里，西南与湄潭、东与德江、北与务川接壤，遵务公路穿场而过。

解放初期，绥阳区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策划下，匪风四起，猖獗一时，拦路抢夺，打家劫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革命秩序的重大事件不断出现，致使绥阳人民不得安居乐业。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危害目的不止于此，其狼子野心，在不甘心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覆灭，企图与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顽抗到底。因此他们积极凑合力量，除攻城掠地外，还采取胁迫与愚弄相结合的手段，骗取一些无知群众，为其卖命，就在凤冈和务川边境，绥阳区所属的铜鼓山、土溪冉家寺、务川县属黄都杨家场等地大练“神兵”。谈起“神兵”，由来已久，早在解放前的二三十年，土匪为患的地方，争城夺地，荷枪实弹的甚少，靠的是短兵相接，肉搏取胜。这就看谁所率匪群不怕死，敢于冲锋。这些率先冲锋陷阵的是“神兵”。他们是一些神经麻痹的群众，他们要经过短时间的训练，训练过程中，设福堂，念咒语，做一些封

建迷信的说教，把一些无知人的思想弄得糊里糊涂，行动受“神”支配。功夫到了要告刀。就象那些在街头上摆地摊耍武的人一样，用一把大刀安在胸前肋骨上，在刀背上用锤猛打，一打一个白印，说是“枪打不穿，刀砍不进”。在上阵前，“神兵”个个背上揸着红布捆扎的竹筒，手里提着大刀，为帅的“神兵”教师爷，在队前说符念咒，“神兵”个个喝硃砂酒，人人神志迷糊，气盛胆壮，声嘶力竭地往前嘶杀，凶猛异常。他们为帅的，对于畏缩不前的，就说“神”要降罪其身，给以处死。这样一来，“神兵”有进无退，的确勇猛。国民党特务就运用他们来打先锋。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日，自封“川、黔、湘、鄂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官”史肇周攻打凤冈县城惨遭失败以后，匪首史肇周的干儿子李明杰积极组织“神兵”，并先行放出烟幕：“某月某日神兵要攻打绥阳场”，煽动老百姓随“神兵”进绥阳场抢专卖处盐巴，企图借此以扩大匪势。这段时间，我在绥阳区任副区长，我们正在筹组防匪时，李明杰率“神兵”匪徒，突然偷袭我绥阳场。在我人民解放军和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密切配合、奋力反击下，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彻底打败了神话般的“神兵”和敢于来犯的土匪，胜利地保卫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

下面我就叙述这次反击“神兵”的战斗经过。

一九五〇年古历六月二十四日凌晨，也是绥阳区刚刚开过全区农民协会代表会的第二天早上，中共绥阳区委、区政府的范连珠、刘继思、谢保太、刘自宽、冷国彬和我等十多位同志，和从务川县撤出暂驻绥阳场的务川县县长胡俊卿同志，正在区政府礼堂开会，总结区农协代表大会的工作，研究今后工作意见。同志们正在积极发言时，突然二营五连的

一位副排长急匆匆地向区政府跑来，他肩揸手提式冲锋枪，举着带血的左手，边跑边喊：“神兵来罗！神兵来罗！”顿时同志们都一齐站起身来。副排长几步跨到区政府礼堂，向范连珠指导员（即绥阳县区委书记）、胡俊卿县长报告，“同志！”他很风趣地说，“不要怕，人家说神兵枪打不穿，刀砍不进，完全是鬼话，不是那么回事！刚才我不慎被神兵从身侧砍来一刀，我的军帽被砍落在地，脑袋还是好好的，我用左手一挡手指被砍掉一节，我一转身给了他一枪，神兵不神了，倒地了，死了！你们赶快出击，神兵已进入绥阳街上了，我是跑来向首长报告的。”他的话音刚落，范指导员立即喊同志们返寝室带枪（那时区政府工作人员都配有长枪或短枪），胡俊卿县长往区政府后面小山堡战壕里跑去，迅速又将五连一个班的兵力调回区政府集中。在胡、范二首长率领下，一支三十人左右的队伍，在几分钟之内从区政府跑步上街，并朝下场口方向前进。到原绥阳镇镇政府处，胡县长将务川县大队的三四十名战士，编入我们的队伍一齐沿街两旁冲去。这时，在我们正前方约五十米处的神兵，背上揸着红布捆扎的竹筒、手里提着大刀、高喊着：冲呀！杀呀！向我们冲杀过来。我们为了避免伤害街上的老百姓、损坏民房，冲锋枪、步枪、手枪，有的对着空中、有的对着正前方猛烈射击。在我方火力掩护下，五连的五名战士很快从敌人侧面冲插到前面（现供销社门口）架起转盘机枪趴在地上朝着对门牌坊巷巷扫射，一连打死了七个“神兵”，剩下的“神兵”吓得面带土色，纷纷摘掉红布竹筒，抱头乱窜，跟在“神兵”屁股后头的持枪土匪，乱放了几枪掉头就跑，跟在土匪后面来抢盐巴的人，见势不妙不敢进场。我们的队伍越打士气越高，乘势四处追打，在现在食品站后头的茨藜笼

里打死神兵一个，在利阳祠（黄举儒同志家后面）打死两个，在市基坪打死一个，活捉一个，还有……。有一个神兵竟跳到了占元家的猪圈坑里去了，得了个自取灭亡。我们一直冲到下场口，迅速派了一个组占领了解放前史信昌在下场口猪市坝修筑的碉堡。

绥阳场下场口竖有一座用土砖砌成的、高约五米、宽四米的牌坊，李明杰匪部的主力约二百人，从绥阳场外麻园石坡上以两挺机枪加步枪的优势向场内猛烈射击，封锁了下场口，把土砖牌坊打得摇摇晃晃，牌坊柱子被打穿了无数弹孔。正在逃命的匪徒，见我方追击受阻，企图杀回马枪。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智有勇的胡县长，当机立断，迅速安排一挺机枪进入猪市坝碉堡，朝着去务川公路上的匪徒射击，他本人却带着五六名战士到区政府后面战壕里，对着麻园石坡上李明杰的主力打开了“六〇炮”。土匪听到凤冈县城方向的炮声，吓得胆战心惊，以为我们的增援部队来了，一时间，乱了阵脚，开始逃跑了。一路朝敲木鼓，一路朝大石墩。这时，胡县长很快返回下场口，把我们的队伍，除留一个组继续固守碉堡外，其余编成两个组，朝土匪逃跑的方向分头追击。我是随范指导员追大石墩这一路的，我们追到大石墩，捉到一名史肇周的参谋，从他身上搜到一张叛匪企图逃窜台湾的路线图。胡县长带一个组朝敲木鼓方向追，追到紫龙桥打死匪兵五个，连李明杰的侄子也在高跳蹬带了枪花。

我们回到绥阳场，街上的老百姓都打开了大门。我们在街中心召开群众大会，范指导员亲自站到桌子上宣讲这次打神兵的战况，群众越集越多，顿时全街一片沸腾。有的边听讲边察看被打死在街上的“神兵”；有的在清点被打死的人

数。这时，也有个别坏分子，正当范指导员在宣讲的时候，造谣起哄：“神兵又来罗！神兵又来罗！”企图破坏我们的宣传，制造混乱，都被我们当场用铁的事实予以揭穿。

群众会后，区政府的干部和街上的积极分子（如熊明清、练桂昌、杨玉臣等同志）一齐动手，把被打死在街上的“神兵”尸体，拖到下场口左侧，一个挨一个地排放在地上。这天，街上的大人小孩，街附近的群众来看热闹的人可多啦！人们再也不相信什么“神兵”枪打不穿，刀砍不进的骗人鬼话了。进场冲在前头的二十多个“神兵”，全部被消灭。这一仗，对广大群众来说，是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生动的破除迷信课。

剿匪琐忆

余仁火

(一)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区乡政权，团结各阶层人士，维持社会秩序，完成公粮征收任务，做好支前工作，组织上派我到治经（大都）乡担任指导员。当时该乡全是伪乡公所原班人马。临行前那川区委指导员杨文彦、区长李朗文对我讲：“要注意团结，发挥治经旧政权人员的作用，迅速打开局面，完成任务。”

我虽说是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但毕竟缺乏社会经验，要抓好一个乡的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实在不容易。

当时，我军主力部队入川作战，地方武装力量是薄弱的。原被击溃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地主、土匪武装，互相勾结，开始蠢动。鉴于此种情形，就更要提高警惕了。白天带领乡丁下乡宣传、催收公粮，晚上住进乡公所（老街）背后的碉堡里。我和乡丁一样，都得站岗（一柱香约两小时），

还要查岗。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我和乡丁们的关系都处得很好。其中有个叫田绍清的乡丁，留着山羊胡，为人直爽，爱和我摆谈该乡的一些情况和他家的处境，无形中他便成为我开展活动的唯一耳目。

一天早饭后，我带领十二个乡丁到新街赶场。田绍清把我叫到他家最黑的一间屋里，慌张地对我说：“指导员，听我女人讲，张绍华（土匪）从天桥派人来打我们，夺枪枝，你要提防呢！”我问他：“你女人是怎样知道的？”他回答说：“我女人是天桥那边的姑娘，有些人在张绍华那里当土匪她认识。”我说：“果真是这样的话也不要惊慌，我们先派三个人占领新街背后的小山坡，控制制高点，就有了主动权。再派一个组，把天桥方向的路口封锁起来。其余的人一律子弹上膛，端着枪跟我到场上去照常向群众宣传！”他说：“要得！”我们的人很快控制了山头。还未开始宣传，土匪见势不妙，就朝天桥方向逃跑，赶场的老百姓摸不着是怎么回事也惊恐起来。我即带领八九个乡丁追三里多路，土匪跑了，场也散了。

嗣后才知道，土匪妄图趁我们逢场宣传之机，待我上台宣传时，开枪干掉我，其余人员只要一威吓就会放下武器，十几枝枪便可随手而得。土匪的这一暗算破产后，十分怀恨田绍清，并扬言：“田绍清再要传递消息，甘当土八路的话，就烧他的房子，杀他家的人。”田绍清也因家中有妻子儿女怕受拖累而辞职不干。经多次做工作，还是要回家搞生产。我动用八百斤积谷，解决了他生活上的困难。不久我因工作调动离开大都。后来他打听到我还在凤冈，曾几次进城来看望我。而我只要有会到大都，也总要去他家看看。这大概是为革命打土匪而结下的深厚友情吧。

(二)

一九五〇年七月，组织上派我担任德隆乡的乡长。当时匪风四起，形势紧张，就调一三六团二营五连一个排配合我们行动，大部份时间住在永安区机关。

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驻扎在新建街上。刚吃过晚饭便接到绥阳镇胡俊卿（务川县长）的命令：“土匪攻打绥阳，要火速增援。”在葛建功指导员的带领下，我们从芦窖经水洞走漏沙溪到绥阳场。三十多里路，只用了两个多小时，真是快步加小跑，到达绥阳场天还未黑。这里战斗已经结束，土匪已经逃跑，神兵尸体一堆一堆的。我们在绥阳稍休息后，就整队集合，向土匪逃跑的方向——龙背台追去！刚到龙台，就听到前面几声枪响，我们立即合围过去，可惜土匪又被我们的先头部队打跑了。我们即一股劲地尾追到土溪。天刚拂晓时，瞌睡实在难熬，行军中前面的人稍有停顿，后面的人脸上就会碰在前面的枪筒上。脸碰痛了，人也醒了，又继续前进！我们摸着跳磴过了河，到了土溪街上。可是，土匪大部份已爬到黑溪梁子上去了。胡县长命令炮兵朝黑溪梁子匪群开炮，十多门六〇炮，几门八二迫击炮一齐轰击，土匪被打得满山遍野到处乱钻。

领导上布置我同贺肇珍等几个同志去搞粮煮饭。向群众打听知道土豪曾凡奎家有谷子，就动员两位老乡协助我们碾米，土匪不时从对面山打冷枪。我们煮好早饭，刚端起碗，靠黄都那头场口枪声大作。我们迅速拉出去，准备投入战斗。约等了半个小时，才看到一批身绑红布条被俘的土匪神兵，由我们的侦察排押着走过来。一问才明白，离土溪约二华里有个庙子，土匪在里面练神兵，被侦察排包围了，先

喊他们缴枪投降。但神兵反而提刀舞枪，口念什么：“我们是神兵，枪打不进！刀杀不进！”一股劲往外冲，这时我们侦察排的机枪，冲锋枪一齐开火。大部份神兵被当场击毙，剩下十七、八个缴械当了俘虏。有个神兵到场口趁机逃跑，跑出不到30公尺远的地方，被侦察排的战士用汤姆式冲锋枪一个点射，当场报销了。

这一夜的追剿战斗，行程九十多华里。表现最出色的要数我们侦察排，清一色的便衣、轻武器，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出没无常。明明看到他们在前面走着，不一会又从你的后边出现。论路程，何止九十里，至少也有一百好几。

(三)

一九五〇年八月的一天，我们和永安区机关的同志都住在官田街上。半夜，大家正睡得很香，突然被葛建功指导员叫醒，他说：“有情况，刚才有位老乡来报告说，福坝村有一个在正安谢云清匪部当土匪的家伙，带着枪回来强占他女人，要我们去捉拿替他报仇。区里决定叫新田村的李潘书（伪保队副）带路，你们四个身体强壮的同志担任尖刀组，立即出发。”

天上正下着大雨，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摸黑前进。当走到通往福坝的小路口时，带路的李潘书说：“我肚子痛得很，实在走不动。”我立即报告葛指导员，他一听就火了：“什么肚子痛，明明是怕死，不行！押着他走。”他这才乖乖地跟我们一起走。走了二三里路到一拐弯处，我一脚踩进了烂田，脚一收，鞋没了。时间紧迫，又无手电筒，也顾不上弯腰摸鞋了，只好赤脚赶路。锋利的火石子，刺得人心尖里痛。我一直坚持到福坝村，和肖官印等三人，负责

守卫后门。不过一二十分钟就听到另一家的老头在喊他儿子：“快起来，把牛追出去！老二（即土匪）来啦”。紧接着就是开牛圈门赶牛的响声。为了不被发现，我就往后退。还没有退出三步就一脚踩空，掉到一人多深的荒沟里。沟里长的尽是藿藦，双脚顿时起了果子泡，又痛又痒，十分难受。等追牛人过去，我才爬上坎来。这时前面的枪声响了，我朝打枪的方向跑去，一进屋见土匪还在屋梁上不下来。区通讯员老刘火了端起冲锋枪朝屋顶上就是一梭子：“再不下来，老子送你上西天！”土匪吓得直打哆嗦，忙喊：“不要打，我下来。”我们活捉了土匪，胜利回到官田。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四日

保卫凤凰县城

才 中

保卫凤凰县城战斗，是我亲身经历，当时的战斗情景，记忆犹新。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左右，突然几发炮弹落在凤凰山右侧的尹家坡，县城内的同志们都认为是一三六团二营的同志在演习。但隆隆炮声，县委领导感到奇怪。正在这时，二营领导同志前来联系，才知道土匪史肇周攻打凤凰。那时在城里的部队，只有一个迫击炮排，和一个步兵班，人数不过五十人。得知这一情报，受命立即出发，在二营刘营长（人称麻子营长）的指挥下，占领几个制高点：一个班爬上凤凰山顶碉堡，一个班爬上肖家营盘（即现在的水池坡），一个班控制白家坡（彭家沟侧面高山）。还有一部分部队到体育场，架置轻重机枪，封锁下城门通道。

上午十时，土匪发起总攻，枪声大作，一颗颗炮弹落在凤凰山碉堡周围，我解放军奋勇还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城里居民惶惶不安，少数与史肇周有勾结的人，蠢蠢欲动。县委为了稳定人心，组织机关干部打兰球，群众都围在县府球场观看球赛。土匪的进攻遭到我军迎头痛击后，枪炮

声渐渐稀疏下来，但数十倍于我之敌，并不甘心失败。兰球正打得激烈的时候，又发动了更大规模进攻。子弹从县府球场上空呼啸而过，炮弹掉到陈公祠（即后来的草礼堂）后面，兰球赛被迫停止；学坝有个老百姓在厕所被乱枪打死；凤凰山半腰，有一片小树林，我解放军有一个战斗小组，在那里阻击来犯之敌，突然一颗炮弹炸开，两名战士负伤。敌人的炮弹不断向凤凰山阵地倾泻的同时，凤冈县城处在四面受围之势。史肇周的儿子史信昌，指挥主力，占领石盆桥、六里沟、中寨、西山；张洪图等率领匪众配合叛军扼守黄冲岩和通往遵义的大路，我派到永兴请求支援的县中队在老木桥被匪军阻击。

当日黄昏，炮火又密集起来，枪声、炮声、喊杀声在凤凰山响成一片。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保卫县城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惜流血牺牲，坚守阵地，奋力抵抗。

晚上，县委领导范登峰、葛乐天同志给机关干部作动员：“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备史匪夜间偷袭。”于是全体干部配带枪支弹药，到城墙上站岗放哨。是夜先是密风细雨，后来大雨滂沱。天色漆黑，巡逻人员走到面前，只听到脚步声却看不到人。当一颗炮弹，划破天空在凤凰山上炸开时，大家子弹上膛注视着敌人的进犯，但土匪始终是乌合之众，贪生怕死之徒，虽然有四千多人，却不敢冒昧摸进城来。县委和二营领导，通宵达旦，进行战斗部署，并从绥阳区调回一个连，决定全歼进攻之匪徒。

二十一日凌晨，解放军分路出击，枪声一响，土匪便四散逃命。我们登上凤凰山顶远眺，右侧横七竖八的土匪尸体四五十具，其中一具仅隔凤凰山顶碉堡五十米，这说明土匪